

□高绪丽

在我看来,秋天从来都不是从一片叶子开始的。就像昨天,我的母亲托人从老家捎来一袋子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鲜花生。我模仿着母亲的样子,把它们洗了洗,全部放进锅里,不加其他调料,只加水,点上火烀了近二十分钟。

刚烀出来的花生绵软甜糯,嚼几口,那种特有的细腻先是在口腔里弥留,再沿着食道抵达我的胃。然后,原本被压在记忆深处的属于秋天的味道,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,开始穿过岁月的长河,从遥远的故乡来到这座冰冷的钢筋水泥的城市,最终抵达我温暖的五脏六腑。

于是,我开始知晓,原来,秋天是真的来了。

所有人都赞美秋天,赞美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可是我总觉得,在乡下老家,我的那些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辈,他们更懂得秋天。相较于他们的虔诚与敬畏、他们的脚印与汗水,在这个季节,大地给了他们最好的馈赠。无论是地底下的庄稼,还是树梢上的果实,即便是匍匐在脚底的一棵草,它也会结出饱满的籽粒,来回报那些热爱土地的人。于是,在这个季节,无论你是置身于果实累累的田间地头,还是行走在荒无人烟的杂草丛里,随便哪一种果实,只要你肯低下头去品尝,它都会带给你不同的味觉体验,让你真切感受到不一样的秋天味道。

八九月份,赶在秋收之前,在田间地头、林边荒地和路旁的灌木丛中,你一定见过一种藤蔓植物。它单叶对生,呈卵状心形或长心形。在细嫩的茎蔓处,用手指掐下一段,会有白色的汁液溢出。它的果实亦呈长卵形,不光滑,上面有疣状物凸出。我们当地人称它为“瓜蒌”。那时,只要我们见到,就会随手将它摘下,当作水果来食。不同于其他水果的甘甜,它的味道偏青涩,细品有一种草木的清香。待到10月份之后,这种“瓜蒌”彻底成熟,果实裂开,种子会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,借助风力,飞往四面八方。

就在上周,微信群里有人晒出它的照片,求它的名字。我到网上一查,原来还有一种中药材也叫做瓜蒌,只不过中药材瓜蒌的果实近球形,并非我们昔日拿来当水果吃的那种“瓜蒌”。我们食用的“瓜蒌”也有学名,叫做“萝藦”。其实,叫做方言“瓜蒌”也好,叫做“萝藦”也罢,我只记得,那时候去地里干活累了,便会偷懒去边上的草丛里溜达,然后摘一大捧“瓜蒌”回来,等一家人都坐在地头歇息的工夫,我们会一边嚼着“瓜蒌”,一边听父亲跟母亲谈论今年庄稼的长势。现在想想,那段日子像极了那些“瓜蒌”,看似清淡,却让人怀念。

或许是区别人工栽种的家枣,我们当地人把田野里自生的那种刺特多、结的果实特别小的枣树称为“棘儿枣”,它的枣核,学名叫做酸枣仁。棘儿枣树属落叶灌木,枝上带刺,叶呈长椭圆形,多丛生,生命力极其顽强。它喜阳,一般在陡峭的山坡上比较常见。棘儿枣半青半红时,味道最是酸甜可口。待到全熟红透时,因其个头较小,除去枣核只余一层薄薄的皮,味道也不及先前的酸甜,有些泛苦。每到10月初,棘儿枣半熟也是最酸甜可口之时,我们到山上秋收时,心里早记牢了附近哪里会有棘儿枣,总会赶着空儿去摘些解解馋。

棘儿枣树虽然不高,但刺多而且硬,特扎人,所以也就有了“棘儿枣好吃,果儿难摘”的说法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读三年级的时候,学校勤工俭学,要求每人上交晒干的5斤棘儿枣核。妹妹比我低一级,也就是说,我们家那个秋天要上交10斤棘儿枣核。村子附近的棘儿枣树太少,摘来解馋还行,想凑够10斤枣核是不可能的。听说村里一个同学的父亲要去远处的山上打棘儿枣,我与妹妹特意跟那位同学打好招呼,随他一起去。我们是步行去的,沿着山道兜兜转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地方。在一个草木丛生的半山坡上,我与妹妹小心地踏着杂草,用手里的镢头将较高的草木压倒,在棘儿枣树下铺上提前准备好的麻袋。我与妹妹轮流用一根长木棍敲打着棘儿枣树上那些诱人的果实,还得小心着不要让弹起的带刺枝条伤着自己。

棘儿枣打回来,接下来就是搓枣核了。半尼龙袋子的棘儿枣,开始我们还寻思着,这下终于可以放开肚子吃个够了。可是,只吃了不一会儿,味觉就开始麻木,甚至已经吃不出它的酸甜。后来母亲想了一个办法。她将棘儿枣倒进锅里煮了一下,然后倒进用棉槐条编的篓子里,戴着手套拿一块石头在篓子里使劲地来回搓。后来,那半尼龙袋子的棘儿枣,就这样被母亲一点点搓出枣核来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秋之味,留在记忆最深处



直到现在,一想起棘儿枣,我就忆起那年被棘儿枣树的刺扎得手疼,就再不愿去想那种诱人的酸甜味道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,姥姥住的村子附近有一道山沟,里面有许多刺槐树,有一种油绿的大青蚂蚱最喜欢趴在刺槐的枝条上,我们把那种蚂蚱叫做“愣头青”。“愣头青”的个头比一般的蚂蚱稍大些,颜色跟刺槐叶子的颜色差不多。抓“愣头青”的时候,要眼疾手快,既要小心不要被刺槐的刺扎到手,还要赶在它蹦走之前将其翅膀抓住。那时候我还小,去山沟里抓“愣头青”,我只是张着布袋口,给母亲和舅舅打个下手。

抓那种普通的蚂蚱,是我年年秋天必修的功课。去地里搂花生,搂到要吃晌午饭的时候,我与小伙伴们将自己的工具都放好,扯根顶着毛毛的狗尾巴草,就在附近的地沿边上抓起蚂蚱来。三母夹、油蚂蚱、刀笼,只要抓到手里,将狗尾巴草从蚂蚱脖子后面的硬壳穿过去,它就再也蹦不出来了。常常是我们搂完花生回家,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串或两串蚂蚱。赶上母亲正在灶间烧火做饭,我连忙放下手里东西上前帮忙,待到饭快要准备好时,趁着锅底的火星没灭,扒拉一堆草木灰,将蚂蚱往锅底下的灰里一扔,再用带火星的草灰一盖,就等着品尝美味了。虽然做法实在是有些残忍,但在那个年代,这却是我们难得尝到的肉香味。

近两年,城郊一些村子里开始有人用大棚养蚂蚱。去年过年时有人送给我两袋蚂蚱,一袋两斤左右。以前抓到的一串蚂蚱最多也就十几个,已经让我垂涎到那个地步,可是现在一下子瞅着那么多蚂蚱,忽然开始有些犯难。到最后,我还是把那两袋子蚂蚱送了人。那种烧蚂蚱与柴草搭档产生的香味,已经永远留在记忆的最深处。

雪小禅说,“时光把一些东西放大,又把一些东西缩小。放大的是光阴中的悲喜交集,缩小的是少年时见过的那些具体的人和物。”属于秋天的味道,除了各种瓜果飘香,还有许多许多。故乡的山依旧挺拔,故乡的水依旧清澈,水流潺潺,记忆的长河奔腾不息,而我,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少年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父亲的小秋收

□孙晓明

四十多年过去了,至今记得父亲有一年秋天手写了一首小诗《小秋收》。句子我已经忘了,只记得朗朗上口很押韵,刻画了秋收过后人们捡拾遗留在田中的庄稼,如用镢头搂花生、地瓜,捡拾散落在地里的黄豆、绿豆,还有农户院墙、田埂地垄上的南瓜、北瓜、杂豆、杂粮、药材,以及遗落在树上的瓜果梨桃。诗句所描绘的秋色、秋收、秋景,让我印象深刻。

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,我在泰安青年路姥姥家附近上小学,父亲有一天带回一只半大的野兔,我高兴得直蹦高,赶紧在堂屋后的夹道中挖了一个很深的“窝”,把兔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,还找来白菜帮扔进洞中。谁承想,没几天野兔就死了,饿死了。当时我很难过,其实那时我不知道,野兔的天性是野,哪能受此约束和委屈?

事后听说,父亲是在回泰安的路上抓住的那只兔子。当时,收秋的农民发现野兔后,众人拼命追赶,兔子估计也跑累了,当它横穿泰肥(泰安一肥城)公路时,恰巧父亲骑车路过,停下车,疾步上前,一把抓住了兔子。父亲当年身手矫健,那年月还曾上演过在骑行中徒手抓飞燕的故事。

父亲那时在泰安道朗七中教书。“道朗”这个名字好记,少年时的我一下就记住了,它同秋天庄稼地里的“刀螂”同音。我记忆中的道朗是依存泰山山脉中的美丽乡镇,七中在铁道的北边,掩映在柳条丛中的小沙土路一直延伸到学校大门口。学校四周都是田野,北面远处是山。校园里树木葱茏,办公室周围的芙蓉树下是盛夏傍晚教职工集体唱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”的地方。上课、下课或吃饭,都是由那位一只眼睛不好的教工准时敲响一个挂在木架上的铁块,“当当当”,空旷的校园里回音缭绕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。父亲上世纪60年代从泰安县人委机关到农中,后又到七中教学。少年时我常听姥姥家邻居的老人说,父亲是这山看着那山高,言外之意是他心气高、思想不稳定。当时我听了心里还不大得劲,现在想来,当时对年轻的父亲来说,这也是无奈之举,或者是那个年代的人生正确选择。在那个年代,因为他的家庭出身、脾气秉

性,或许,调动一下单位,就能获得片刻的喘息,抑或能暂时逃避种种不如意。

父亲在乡村中学一呆就是十几年,其间多有坎坷,但乡村中学和淳朴的农家子弟也给了他一片心灵自由的空间。“文革”期间教学教停,父亲既当教员,又从事校办工厂、农场劳动,既是拖拉机手,又要带着学生用模具制作水泥瓦。据当时的学生说,马老师可厉害了,什么都能教,化学、数学、物理、生物、自然,还有农业知识,同时还是体育全才老师,篮球、投掷最棒。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学校开运动会,父亲总是带着红塑料纸的长条燕尾“副裁判长”胸带,让我很是骄傲。

我和弟弟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学校食堂大师傅的拿手“二样菜”——裹面油炸花生米、红烧茄子。花生裹上面糊,上锅炸得外黄内酥,吃得那个香啊!茄子裹上面糊,先炸后炖,不加肉,也照样馋人。

大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平日就吃煎饼和咸菜,或者用搪瓷缸子盛上地瓜,交一分钱的饭钱,用学校的大笼屉蒸熟。课后回到宿舍,打开包袱皮,拿出一摞煎饼,啃着罐头瓶里的自制咸菜,尽管油水很少,却也吃得津津有味,还不耽误晚上的自习课。作为城市娃的我,当时对那样的至纯生活很是羡慕。

父亲每周回泰安一趟。记得秋假期间,他会骑上自行车,前边带着弟弟,后边坐着我,骑行在满目秋色的林荫公路上,一路欢声笑语。

秋天的田野静寂得很,一副成熟和煦的样子。嗅着玉米秸、大豆荚散发的熟悉味道,抑或土地和草木的清香,还有果实在果实微微爆裂的香甜味道,偶尔有蚂蚱跳起、飞鸟掠过,远处的山轮廓分明,天空高高地飘着淡淡的云,此时大地静谧、寂寥。

还有很多时候,父亲带着我去家访,或者到他的学生家做客。那时农家没有大鱼大肉,但也热情好客,采一把酸枣,弄一些山里的核桃、栗子,来一碟野韭花酿制的韭花酱,摆一盘山楂、苹果,或许还能在山中小溪里捉一盘赤鳞鱼,炸一盘蚂蚱,煮一锅刚从坝堰边摘的北瓜,就着刚摊好的棒子面煎饼,喝几杯地瓜干酿的小酒,拉拉家常,聊聊农事。那时的师生亲如父子,彼此亲如一家,一起享受这秋日正午时刻的暖意。